




續說戰國文字的「麥」和「麥」 之字*

郭永秉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戰國楚文字的「麥」和「麥」之字，學界在基本揚棄了釋這些字或其聲旁為「垂」的意見後，長期誤以為這些字或其聲旁是「來」得聲的。綜合何琳儀、張世超、程鵬萬等先生的意見和學者舉出的葛陵楚簡及新發表的清華簡繫年的「陵」字寫法，可知戰國楚文字中的「麥」並不「來」，戰國楚文字大量可見的類似鄂君啟節銘文的「陵」字，是從西周金文夬伯鬲寫作的「陵」字異體自然演變並簡省的結果。戰國秦、齊兩系的「麥」寫法則來自「麥」的傳統一路寫法。經過分析可知，戰國楚文字「麥」旁寫法有著比較明顯的時代特徵，清華簡繫年「陵」字的寫法似說明此篇的抄寫時代或其底本比較早。上博簡容成氏的字，過去被誤釋為「迷」，是對戰國楚文字的「麥」和「來」的界限不夠明晰的緣故。根據武陵王戈和包山簡「陵」字的一些特殊寫法，可以將上博簡從政的字釋為「麥」。

關鍵詞：戰國文字 麥 陵 容成氏 從政 繫年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清華簡時代特徵及文本源流的語文學研究」(批准號：14CYY058)的階段性成果。本文構思時曾與鄒可晶兄討論，匡我未逮；文成後又蒙裘錫圭、吳振武、趙平安、陳劍、宋華強、程鵬萬、周忠兵、鄒可晶等多位先生審看指正，裘先生和陳先生還提出了重要的意見和建議。此文又曾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年11月25-26日)上宣讀，會上承蒙主持人許學仁先生和評議人陳美蘭先生以及董珊先生、蔣玉斌先生等指教。會後根據裘錫圭先生的教示，將全文重新修改，並蒙《院刊》兩位審稿專家審閱小稿並提出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以衷心謝意。

戰國楚文字的「陵」，大量地存在𡗗形的寫法，因其形體與「陲」字乍看極肖，長期未能得到正確辨釋和分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于省吾先生改釋鄂君啟節地名「襄陵」為「襄陲」，認為節銘和曾姬無卣壺、楚帛書的所謂「陵」字與古文字中的「陵」字「迥別」，故都應改釋為「陲」，以為「襄陵本應作襄陲，陵與陲形近易」。自《史記》誤『陲』為『陵』，晉人寫定《紀年》遂因之，各家釋此節者也因之，不知本應作襄陲，四版《金文編》從于說釋「陲」。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鄭剛先生提出，鄂君啟節所謂「陲」字所 之聲旁的上部並非「垂」字所 的「𡗗」，而應是「來」，楚文字用作「陵」之字不能從舊說認定為「陲」字，實應分析為 阜、土、來聲（來、陵聲母相同，韻部之蒸對轉）的「陵」字異體。² 後來的研究者對於大量發現的楚簡資料中確定無疑的「陵」字，多在鄭說的基礎上進行文字學的分析，³ 最近有學者更將楚文字中的「陵」全部分析為 「來」聲，⁴ 將其說推展到了極致。不過，堅持戰國「陵」字從文字學角度應釋「陲」的學者，迄今仍亦不乏其人。所以戰國文字的「陵」到底應怎麼分析，似乎尚未取得廣泛共識。



從越來越多的新資料、新研究回看楚文字的「陵」，可知釋「陵」完全可信，同時也可知楚文字「陵」字其實並不 「來」聲。

何琳儀先生 1986 年發表的 長沙帛書通釋 一文中，曾對子彈庫楚帛書「陵」字發表過如下意見：


- 1 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考古》1963年第8期，頁442。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39。三版《金文編》亦釋曾姬無卣壺之字為「陲」，見容庚編著：《金文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730。
- 2 鄭剛：戰國文字中的「陵」和「李」，1988年中國古文字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收入同作者《楚簡道家文獻辯證》（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61-75。
- 3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等先生編著的對「陵」字的隸定即可以反映目前大多數人對楚簡這類「陵」字的認識，參見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等編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502。
- 4 周波：試說徐器銘文中的官名「賈尹」，《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97-98。

「陵」，原篆作「𡵓」。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釋「陵」，明確不刊。類似的形體在楚系文字中習見，與中原地區作「𡵓」形者有別。但兩者間猶有蛻變之跡。檢曾姬無卣壺「𡵓」比常見的「𡵓」顯然多一撇筆。其中「夔」即「夔」。下从「人」形。金文「夔」所从「夔」亦「人」形。……至於「火」作「夔」，可從「豈」（《侯馬盟書》344「嘉」旁）、「豈」（同上）、「豈」（小篆），與「夔」（陳純釜「陵」旁）、「夔」（見上）、「火」（小篆）的平行演變關係中得到佐證。⁵

何琳儀先生注意到的曾姬無卣壺「陵」字的寫法比一般「土」的寫法多出一斜筆，並認為是金文「夔」旁下部的人形「蛻變」而來，也就是意識到楚文字的「陵」與西周金文「陵」字有字形上的傳承演變關係，故不能釋「陞」。這是很重要的意見。不過，何先生將楚文字「陵」所「夔」頭部看作是金文「夔」旁的頭部直接變來（即由「火」變為「夔」），則是不夠準確的。







張世超等先生在何琳儀先生說法的基礎上，指出夔伯鬲（《殷周金文集成》696號）寫作的「陵」字右旁，「當為楚文字形變之先聲」。⁶這才真正為楚文字「陵」字字形演變過程找到了直接的源頭。



程鵬萬先生根據何琳儀先生的分析，將楚文字中的「陵」分成多出一小撇（如容成氏 22號簡、曾姬無卣壺的「陵」字）和沒有一小撇（如楚帛書甲 3、乙 2，鄂君啟節的「陵」字）的兩類寫法，並結合夔伯鬲字形分析道：



楚文字中的「陵」所从的「夔」字上部應是西周「陵」字所从的轉變而來。……楚文字中的第一種「陵」所从

5 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1986年第1期，頁53。

6 張世超、孫淩安、金國泰、馬如森撰著：《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頁3340。

為。據湯餘惠的考證，我們知道在戰國時一些从的部分為從「人」演變而來的，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是（集成 696）字下部分人形進一步演變的結果。楚文字中的第二種「陵」字所从的變成土，「」旁脫去一撇，這在楚文字中也是很常見的現象。⁷



可見，張世超先生和程鵬萬先生都已經先後注意到《殷周金文集成》696 號虢伯高的「陵」字寫法在研究楚文字「陵」字來源上的重要價值。程鵬萬先生指出「楚文字中的『陵』所 的『麥』字上部應是西周『陵』字所 的轉變而來」，則是明確糾正了何琳儀先生認為是從「火」形變來的不夠準確的看法，他並在此基礎上指出曾姬無卣壺「陵」字所 「麥」旁下部的「」是虢伯高「陵」字「麥」旁下部的「人」形變來，都是有道理的意見。

過去對於這一點未引起重視的原因，也許是沒有充分注意何琳儀先生所指出的曾姬無卣壺下部寫作的「陵」形的特殊重要性，加上鄭剛先生將楚文字「麥」字分析為 土、來聲的意見太過深入人心所致。程鵬萬先生所分的沒有小撇的一類「陵」字如鄂君啟節的，未嘗不可以看成是共用「土」旁左上的那一斜筆為「人」形的手臂之筆。⁸近來已有不止一位學者注意到新蔡葛陵楚簡的「陵」字。⁹我們就來看一下葛陵簡發表前尚不廣為人注意甚至不為人所知的楚文字「陵」字寫法：



7 程鵬萬：《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青銅器銘文集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295-296。



8 關於這一點，參見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頁 142。宋華強先生看過文章後提示我，節銘此字的這一筆，從放大圖片看，其筆勢當以視作表「人」形手臂一筆的可能性較大（也就是與其右上頭部的斜筆並不相連），此字寫法實與下引葛陵簡 A 類字形中的乙一 18 之例完全相同，其說甚是。由此更可證明楚文字「麥」旁上部確非「來」。


9 我一開始只注意到清華簡 繫年 的「陵」字寫法，新蔡葛陵楚簡的「陵」則未留意，跟鄒可晶兄討論此問題時，蒙他向我指出周波 試說徐器銘文中的官名「賁尹」之文；後又注意到下面所引劉洪濤 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也已論及葛陵簡「陵」字的寫法。

A、 乙一 18  乙二 25、零 205、乙三 48

B、 乙四 149、150  甲三 219  乙四 60

C、 乙四 100、零 532、678  零 200、323

關於這些字形特點及其與早期金文「陵」字的關係，劉洪濤先生已有分類分析，但仍有若干認識不夠明晰和不足之處。¹⁰ 我們把葛陵楚簡的「陵」字根據寫法的不同分成三類。A 和 B 二類之不同，在於「土」旁有沒有跟上方的「人」形結合為「」形；A 形去掉「土」旁之後的形體，特別是頭部尚未變成形的乙二 25、零 205、乙三 48 之形，跟夔伯高的寫法略無二致。C 類的寫法都不「土」，而是在「人」形底部或者「人」形軀幹之上加了一道橫筆作為飾筆，人形左右的四個小點，有可能是常見的飾筆現象（戰國文字經常於「人」旁或「人」形兩側加四個小點為飾筆，¹¹ 例如「光」、「鬼」、「備」等字，「陵」字可能受這些字寫法類化），但也有可能與早期古文字「陵」所 的「欠」聲有關（為了美觀，將原來的兩點寫成對稱的四點，楚文字中尚有只寫兩點的字形，參看下文）。這些現象，顯然都與將「陵」字分析為「來」之說決不相容，卻適可證明何琳儀、張世超先生早年對楚文字「陵」的分析大體上是合理的。近年出版

10 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頁 142。劉先生認為我們所舉的 A 類形體中的乙二 25、零 205、乙三 48 例上部已變為「」形，這種觀察是不準確的（他對字形的這種誤判，似乎說明他並沒有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夔伯高「陵」字與後來楚文字的「陵」的直接淵源關係，也就是說，他似乎還沒有真正地重視前引張世超、程鵬萬等先生的看法）；他還認為我們所舉的 C 類形體中的零 200、323 之例「為照顧『夔』字下部的寫法，把『土』字最上一橫寫作斜筆」，對字形判斷也有比較明顯的失誤；又劉先生所分的 C 類字形，沒有太大必要，本文未分出此類。

11 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31。

的清華簡 繫年，也有寫法很值得注意的「陵」字：¹²



(101 號簡)




(120 號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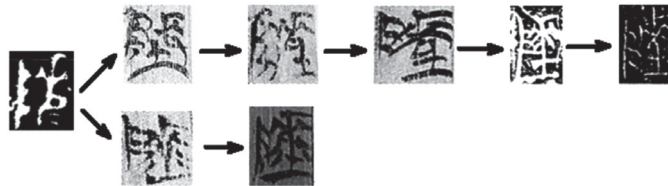
(128 號簡)







(132 號簡)








其寫法似糅合了上所引葛陵楚簡「陵」字 B、C 兩類的寫法，但是它們都還沒有像葛陵簡乙一 18、甲三 219 的「陵」字那樣頭部變成，這也是跟早期古文字如夔伯鬲的「陵」字相合的寫法。


由此可見，曾姬無卣壺寫作的「陵」與葛陵楚簡甲三 219 最近，正是由上述具有較早古文字淵源的「陵」字演變到楚系大量寫作「」形的「陵」的中間環節。綜合上述學者的意見，已可非常清楚地看出「陵」字由夔伯鬲之形以下至戰國楚文字的演變序列主流：










這個示意圖雖然不一定與實際演變過程相符，但大致可以勾勒出楚文字「陵」字從夔伯鬲「陵」字這類寫法一步步變來的完整過程。蒙陳劍先生提示，有一點還須在此交代，即「陵」字所「」旁下作「」形的，既有可能是寫作形的「土」旁和「人」形結合而來，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些只是「人」形的一種繁化而已（古文字中「人」形經常由下加橫筆、小點而變作「」，如「聖」、「年」、




12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下冊頁 264。133 號簡還有一例，字形稍損不錄。整理者將字徑釋為「陵」，十分正確。

「鬼」等字¹³)。像這類形體，到底是分析為由、這類本不「土」的形體變來，還是結合了「土」旁的「陵」，其實是兩可的。為了統一起見，也為了釋字的直觀便捷，我建議戰國楚文字絕大多數「陵」字可直接釋「陵」而不必再隸定出「土」旁。因為在楚文字中人形下不加一橫的「夔(包括進一步繁化為「」旁、為「土」旁的「夔」)極其少見，¹⁴甚至不能排除葛陵簡之形是將「陵」的繁化之形誤析分出「土」旁的結果(如「土」是要與山陵字義靠攏，則不排除是有意的析分)。

夔伯鬲的「夔」旁去除冠部的形部件和「夂」旁，¹⁵是一般的「人」形。這種寫法，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商周常見的「夔」字基礎上不斷省變而產生的一種異體。為了對先秦古文字中的「夔」字寫法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在此也有必要簡單梳理一下古文字「夔」的演變脈絡。

殷墟甲骨文中的「夔」字，寫作、等形，西周金文的「夔」之字大多數沿襲這種形體，一般多加「夂」旁作 (陵作父乙尊「陵」)，或在人形之下加「止」形作 (三年癩壺「陵」)形，或者人形頭部之上的形部件繁化為兩重作 (散氏盤「陵」)。¹⁶而夔伯鬲的字下部作「人」形，可能就是陵作父乙尊字這類寫法下部進一步簡省的結果。¹⁷




13 參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43。


14 在楚簡中確定的「夔」旁下不加橫筆或繁化為「」的例子還沒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舉治王天下》篇中的 (14號簡)、 (17號簡)二字，從本文的分析看似應釋為「倭」，但這兩個字所在簡文的文義都不太清楚，參看鄒可晶：《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篇編連小議，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網，檢視日期：2013年1月11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06。兩字亦承可晶兄告知，暫存疑待考。

15 古文字「夔」字多從「夂」聲，參看劉釗：《金文考釋零拾·金文「夔」字的特殊結構》，收入同作者《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嶽麓書社，2005年)，頁120-122。


16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9。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2006。

17 前引劉釗先生《金文考釋零拾》文，將陵作父乙尊的「陵」字摹作不加△形的「人」形(頁122)，不夠準確，不過將此形看成省變為夔伯鬲之形的過渡形，倒還是可以的。




春秋戰國以下，古文字的「夔」開始在西周金文異體的基礎上逐漸分道揚鑣。齊系文字的「夔」旁，多作一類形體，忠實繼承了早期古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傳統一路）的寫法而未有大的變化。¹⁸ 秦文字「陵」字寫作（長陵盃，《集成》9452.5），也沒有省掉「中」下那一重^形，但是^形下部的形體，卻跟楚文字一樣也從寫作形的特殊「人」形變成了普通的「人」形，又特別突出了本來作為人形之附帶的「止」，這顯然是從西周金文中加「止」形的「夔」旁的寫法演變而來（小篆即此類寫法所變）。楚系「夔」的寫法，則是繼承叁伯鬲這路「夔」之異體而來，與齊、秦兩系的寫法有比較明顯的區別。


戰國楚、齊等系璽陶文字中寫作（《璽彙》101、209等）的、下部「土」的一般認為用作「陵」之字，¹⁹如確實應釋讀為「陵」，則疑應為「陵」的一種特殊省體，它不能釋為「夔」，但直接釋「陵」似乎也不易被接受，所以我建議暫將此類字形隸定為「堧（陵）」，但要知道它與後世地名用字和表示「堆」義的「堧」並無關聯。不過，裘錫圭先生最近對這一系列字有新的意見，他認為：

《齊文字編》將齊陶文、釋為「夔」（144頁），……



《戰國文字編》將齊陶文釋為「陵」（942頁），當是因

18 參看孫剛：《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8、150、370-371。

19 此字釋「陵」，見李學勤：《楚國夫人璽和戰國時的江陵》，《江漢論壇》1982年第7期，頁70。一般認為戰國時代齊國璽印、陶文中也有受到戰國楚文字變「土」形的「夔」旁影響的「堧（陵）」字，參看孫剛：《齊文字編》，頁144。如果這種看法可信，這些寫法在齊國文字裡大概是比較晚出現的（當然，楚璽中類似寫法的「堧（陵）」字也應是較晚出的，它們很可能都是戰國中晚期之物了）。但是戰國楚文字中的「土」一般已不寫作字下部之形，宋華強先生告訴我《璽彙》101號之字可能並不「土」，下部實際上是加一橫的人形的變，其形由類似里耶秦簡第五層具有戰國文字風格的殘簡中寫作（5正）、（5背）的「夔」字進一步變而成，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圖版頁4。但是，《璽彙》209號之字卻似乎不能這樣分析，似仍以分析為「土」為好，若確實是這樣，此字就應該直接釋「夔」了。實際情況如何有待進一步研究，又請參看下引裘錫圭先生說。

其與楚文字晚期的「夔」有些相似之故，恐不可信。《璽彙》209「鄜(?) 之鉢」，《戰國文字編》視為楚璽，釋第二字為「陵」，《齊文字編》視為齊璽，釋第二字為「夔」，亦可疑。²⁰

這是基於齊系文字的「夔」字應存古而不可能作類似晚期楚文字極簡之形的考慮。是否如此，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下面考察一下楚文字「夔」形寫法演變的歷時性。葛陵簡的年代下限為楚悼王元年至七年的戰國早中期（公元前401年–395年）；²¹ 曾姬無卣壺為楚聲王夫人器，作於楚宣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4年）；²² 鄂君啟節為楚懷王六年器（公元前323年）；²³ 包山楚墓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316年。²⁴ 包山簡的「陵」，絕大多數已變為  頭「土」之形，「陵」字同樣寫作此形的鄂君啟節與包山簡年代十分接近，它們晚於寫作  形的曾姬無卣壺二三十年，晚於部分「陵」字寫法很古的葛陵簡七八十年。由此可見，「陵」在楚文字中的字形變化主要來自時代演進的因素，這是研究戰國楚文字內部時代差異的一個很好的實例。²⁵

上博簡和清華簡是非科學考古發掘的實物，因它們的內容皆為




20 裘錫圭：《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結項報告，2014年3月。

21 相關討論參看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13–135。

22 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68。

23 同上注。

24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1、14。

25 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簡一見「陵」字，寫作  形，參見張光裕、滕壬生、黃錫全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292。比曾姬無卣壺多出一個「」旁，這也是較古的寫法，可作為參考。墓葬年代在楚懷王前期的望山一號楚墓，所出竹簡一見「陵」字（116號簡），可惜字形不是很清楚，摹本將它摹為「土」之形，參看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823。因為葛陵簡中已出現這類寫法，參看張新俊、張勝波：《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212；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頁142，可見此類  形在戰國早中期已經出現。

古書，所以其中涉及的抄寫年代及底本問題就比較複雜。據相關科學檢測，上博簡相對年代為公元前 327 至前 197 年間（檢測結果為距今 2257 ± 65 年，此以 1995 年為據推算），²⁶ 清華簡年代檢測的校正數據為公元前 305 ± 30 年。²⁷ 上博簡「陵」字與曾姬無卣壺寫法同（看下文所舉例），清華簡 繫年 的「陵」字寫法則更古。如果清華簡的「陵」字寫法不是與所據底本較早有關，那麼就應該考慮，出清華簡墓葬的絕對年代也許比我們一般估計的公元前三百年還要早一些，這一點有待今後清華簡繼續發表再作觀察研究。

明確楚文字「陵」字的來源跟「來」沒有關聯，也就使得過去將楚文字的「陵」分析為 「來」聲的看法失去了根據。過去把楚系「陵」字分析為 「來」聲，是一種字形分析上的「過度分析」，從客觀上講是不合實際的，也就是說，頭部徹底 變為與「來」形相同之「𪔐」，在當時有無兼有表音的意圖，並不能給予過分的肯定。因為我們知道，𪔐這類形體在當時可以代表的字或偏旁很多，一定要說它在「𪔐」字當中被看成「來」，也是頗為勉強的。同時，我們認為，也不能將楚文字晚期這些 變的字形跟早期古文字「陵」字未發生 變時所 「𪔐」旁頭部的𪔐形寫法直接牽合（前述何琳儀先生的分析就有此問題），否則就會產生不合實際的結論。

下面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看一看幾個可能應重新分析和認識的字。這幾個字，也正可深化我們對戰國文字「𪔐」的認識。






上博簡 容成氏 45-48 號簡說：

於是乎九邦叛之〔引者按：指紂〕，豐、鎬、邠〔引者按：此字原釋「邠」，與字形不合，今改正。但「邠」字與後世「阡」字的譌體「阡/邠」無關，其地當待考〕、鬻、邶、鹿、耆（？）、崇、密須氏。文王聞之，曰：「雖君無道，

26 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3。

27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3。

臣敢勿事乎？雖父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紂聞之，乃出文王於夏臺之下而問焉，曰：「九邦者其可乎？」文王曰：「可。」文王於是乎素端口〔引者按：此字不識〕裳以行九邦，七邦服，豐、鎬不服。文王乃起師以向豐、鎬。……²⁸

一般皆從整理者釋字為「速」，讀為「來」。程鵬萬先生說：「其所與曾壺〔引者按：指曾姬無卣壺〕『陵』字所沒有任何差別，說明二者在聲音上是相近的，而且在字形上也有混同」。²⁹其實包括楚文字在內的戰國文字的「來」，是沒有寫作這種形體的。將此字所解釋成「來」的混，或者認為這種「速」字是加了「」旁作為羨符，³⁰顯然都不可信。我認為此字應直接據曾姬無卣壺和容成氏 18、23 號簡等寫作、形的「陵」字釋為「遼」。「遼」字不見於字書。郭店簡成之聞之 19 號簡「故君子所復之不多，所求之不遼」的字，趙平安先生釋為「遼」，認為此字所是楚文字中極少見的接近於秦系寫法的「夔」，並說「遼」即「越」字的異體，也就是《說文》訓「越」的「夔」的「累增字」。³¹鄒安《周金文存》卷六下著錄銅柱銘文亦有「遼」字，³²「竣戢遼」三字相連（見下頁圖），³³「戢」

28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37-140，頁285-288。原釋讀為「耆」之字，多有異說，參看孫飛燕：《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94，今存疑。

29 程鵬萬：《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青銅器銘文集釋》，頁296。

30 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69。容成氏 7 號簡「懷以速（來）天下之民」的「速」寫作從「來」從「止」的「速」即可證明此說非是。

31 趙平安：釋郭店簡《成之聞之》中的「遼」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350-353。引者按：《院刊》的一位審稿專家認為此字當釋「遂」，待考。

32 孫剛：《齊文字編》，頁48。

33 鄒安：《周金文存》，卷六下，頁132，收入劉慶柱、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2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頁410。

字古文字即「侵伐」之「侵」的異體。³⁴ 銅柱銘文古奧不易解，「透」字應作何解，待考。容成氏的「透」，應即「越」字的異體。





一般釋讀 容成氏 簡文之字為「來」，是理解為「招來（徠）」之義，實際上也似是而非。從容成氏 所描述的紂的行為和立場等

判斷，紂根本不可能從能否招徠九邦那麼和緩的角度設問。他之所以將文王從夏臺釋放出來、詢問他解決辦法，也正是看到文王反對九邦造反，希望讓他站在自己立場上去平叛。文王雖然反對造反，但是又不願輕易殺伐（此篇思想接近於墨家，反對戰爭），下文敘述文王素服行九邦，其實是以喪禮治軍（《老子》第三十一章：「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哀禮處之。」郭店簡《老子》丙組10號「哀禮」作「喪禮」³⁵），以明必殺、必勝之志，這是在正式動武前對九邦進行震懾（容成氏 敘述武王伐商「素甲陳於殷郊」，是一樣的意思）。七邦知文王意圖而降服，豐、鎬二邦不服，文王即起師討伐。所以從上下文看，紂的意思只能是問文王，九邦可不可以進犯（也就是可不可以征討）。只有這樣解釋，下文所敘文王素服、起師、三鼓而進、三鼓而退等等才能跟紂與他的問答相應，我們決不能因為包括豐、鎬在內的九邦皆在文王的道德感召下最終自動降服而否認文王是奉命征討九邦的事實。我認為「透」字在容成氏 簡文中當讀為「陵」或「凌」。《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高誘注：誅，服也。參看《荀子·議兵》「敵國不待試而誅」楊倞注），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凌」、「誅」互文同義。《越絕書·越絕外傳

34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820；李守奎：《楚文字編》，頁493、703。

35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版頁9，釋文注釋頁121。







本事第一》：「威凌諸侯，服強楚」，³⁶「凌」、「服」對文，與簡文「七邦凌服」可參看。「凌服」的「凌」用作被動義，即被侵陵（與前文「九邦者其可凌乎」照應），「凌服」意即因受侵陵畏懼而降服，義近於古書的「鎮服」（《漢書·王莽傳上》：「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鎮）服天下耳。」）、「威（畏）服」。容成氏下文敘述武王伐商前有「吾勳（訓「助」）天畏（威）之」之語，「威（畏）」義與「九邦者其可陵乎」之「陵」義近。「陵／凌」古代表示「受侵凌、欺凌」之義，如銀雀山漢簡「兵之恆失將「備固，不能難敵之器用」的軍隊稱為「陵兵」，整理者認為「疑謂受欺凌之兵」，³⁷可從。被侵凌、欺凌則會產生畏懼，所以「陵／凌」又引伸出戰栗、恐懼之義（《漢書·揚雄傳上》「虎豹之凌遽」顏師古注：「凌，戰慄也。遽，惶也。」，此義後有分化字「凌」，見《鶡冠子·備知》等）。「威」、「畏」古本一語分化（因受威懾而產生畏懼，給人以畏懼感則威），這跟「陵」的詞義發展演變很接近。古書的「威服」有不少就應理解為「畏服」，簡文「陵服」的意思當與「威（畏）服」的含義極其接近。




張光裕先生所藏楚國武陵王之戈的「陵」字，寫作，張光裕、吳振武兩位先生釋此字為「陵」，認為該字「與古文字中已知之『陵』（或陵）寫法稍異，然讀為『武陵』應可確信」，³⁸其說可從。此字應摹作。該字所寫的「凌」旁可能應視為「人」與「土」結合之形，與上引葛陵楚簡B類寫法類似，但也有可能是類似前舉葛陵楚簡乙四100、零532、678之例那樣，只是在「人」形之底加了一道橫筆，按照我們前文的意見，此字可逕釋為「陵」而不必隸定為「陵」。與前舉葛陵楚簡所有「陵」字寫法有所不同的是，此字「凌」旁的頭部加了一道橫筆，且中間豎筆沒有穿透這道橫筆，變成類似楚文字「弁」字頭部之形。這種變化，與金文「攀」、「擗」等字的


36 《越絕書》例蒙鄔可晶兄檢示。



37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139。

38 張光裕、吳振武：《武陵新見古兵三十六器集錄》，收入張光裕：《雪齋學術論文集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頁82-83、102。

變比較類似，³⁹ 當是一種類化現象。西周時代的大師人鼎（《集成》2469）有字，左旁所當是「弁」，⁴⁰ 其上部的省變恰好與武陵王戈「陵」字所的頭部演變相逆，亦可為旁證。與武陵王戈寫法類似寫法的「陵」字，楚文字中確實不多見，確定無疑的例子現僅在包山楚簡中找到一個。包山楚簡 155 號簡「襄之行」，⁴¹ 「陵」字所的「夂」未省，但位置稍微上挪，「人」形與「土」結合變為，其上部則與武陵王戈「陵」字一樣在中豎之下加了一橫（也有可能是兩橫），變為類似「弁」的頭部之形。

這兩個字形，讓我不由想到上博簡從政的一個久未確釋的怪字，似應與「夔」聯繫。從政甲 17-18 號簡有這樣幾句話：

【君子先】人則啟道之，後人則奉相之，是以曰君子難得而易史（使）也，其史（使）人，器之；小人先人則敵之，【後人】則暴毀之，是以曰小人易得而難史（使）也，其史（使）人，必求備焉。⁴²

39 董蓮池：《新金文編》，頁 1465、1597 錄伯貳簋蓋「夔」（第二例）、「擗」字；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311 工尹坡蓋、申文王之孫州奉簋（皆春秋晚期器）「夔」字。「妻」字在戰國文字中頭部亦訛變為「弁」頭一類形體，過去一般認為是早期古文字加「又」形的「妻」字變來，其實也有可能是「齊」聲的「妻」字頭部筆劃粘連變來，如晉侯作田妻簋的「妻」字，參看朱鳳瀚：《對與晉侯有關的兩件西周銅簋的探討》，《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330，似亦可看作類似變化（晉侯作田妻簋「妻」下「食」「夔」之字的「夔」旁頭部寫法，亦類似）。古文字中重疊「中」形的下一重有時往往訛變為「口」形，與此訛變類同，參見董珊：《越王差徐戈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4 期，頁 25-26。按，齊魯系金文「老」字頭經常訛變為「口」形，情況與此相仿。

40 參看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2816。

41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下冊圖版 160；參看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頁 503。

4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頁 75、76。簡文釋讀基本從陳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從政》篇研究（三題）》（第三屆國際簡帛研討會論文，Mount Holyoke College, U.S.A., April 23-25, 2004）。「暴」字陳文原只列出原形未釋，李守奎先生等認為該字「上部與楚文字『暴』字所從相同，下部左從肉，右從戈，疑為『暴虐』之『暴』」，參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頁 680，此從其說。

此篇整理者張光裕先生引《論語·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與簡文對照；⁴³ 楊澤生先生進一步指出，簡文中「君子（或小人）先人……，後人……」幾句，與《荀子·不苟》的「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縟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可以比對，並謂「簡文中的『先人』、『後人』與《荀子》中的『能』和『不能』相當，『啟道之』與『開道人』相當，『奉相之』與『恭敬縟紕以畏事人』相當，『陷（引者按：此字現一般釋「暴」）毀之』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相當。」⁴⁴ 可見「小人先人則𠄎敵之」，應當是與「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對應的。𠄎字過去有多種釋法，最常見的似是將字釋為「弁」，從字形看不可謂無據，但也無法講通簡文並與《荀子》之文對應。⁴⁵

我認為此字與上舉武陵王戈和包山簡 155 號「陵」字所「夔」旁基本相同，只是因為兩邊各有兩小點（戰國楚文字「夔」、「來」等作偏旁時都有左右作對稱兩點的寫法；在這個字裡，很可能也是

4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頁 230-231。

44 楊澤生：《上博竹書考釋（三篇）》，收入張光裕主編：《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 年），頁 283。

45 蔣文先生懷疑清華簡 楚居 用作楚王莊敖（或作堵敖，杜敖）之「莊」或「堵/杜」相當的𠄎字與 從政 此字為一字，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蔣文執筆）：《清華簡《楚居》研讀札記》，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檢視日期 2011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ourceShow.asp?Src_ID=1353。劉雲先生認為 從政 之字是該字的訛變，並認為上部所從是「筐」的初文（上引蔣文後評論，蔣玉斌先生也有類似看法）。我認為 楚居 之字上部究竟是否「筐」之初文尚可研究，下部從「土」則無疑問，整理者將字釋讀為「堵」，似亦不可斷然否定。此字下部與 從政 之形有別， 從政 辭例以 楚居 的線索推求亦不可通，我以為二者恐非一字，當待考。關於此字與 從政 之字不可並觀，又可參看蘇建洲先生《楚居》簡 9「壘」字及相關諸字考釋 中引陳劍、馮勝君、程少軒等先生說，見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340。蘇先生這篇文章引陳劍先生告訴他的意見，釋 從政 之字為「呈」讀為「鎮」（第 340 頁）。雖然楚文字「呈」旁偶然有上加一豎一橫之形的 體（蘇文學的例子即本文後文注釋所引包山 1 號木牘「經」字），但獨體的「呈」沒有見過這樣寫的，也沒見過 從政 左右再加四個小點的寫法，故釋「呈」恐不可信。

兼以之表示「凌」所 之「夂」左右對稱的繁形，可比較前所舉包山簡 155 號「陵」字所 之「夂」形的位置），上部「口」形中間又趁空加了一橫（如前舉包山簡 155 號「凌」旁頭部中豎之下確為兩橫，即與此字寫法一致），這就離一般的「凌」越來越遠以至於不易辨釋了。還可以注意的是，此字是於「人」形之下加一道橫筆，與葛陵簡乙四 100、零 532、678 相同。因此我認為，此字很可能是「凌」字的一種特殊 形。「凌」在簡文中當讀為「陵」或「凌」，即《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君民者，豈以陵民」，《禮記·中庸》「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的「陵」，是欺侮、侵犯之義。「敵」字簡文原 形「吾」「戈」，是「敵」之異體，在簡文中應讀為「御（古書亦作『禦』）」或「遁」。陳劍先生已指出：「『敵』《說文》訓為『禁也』，古書多用『御』、『禦』和『圉』字，表示的都是同一個詞」，簡文是說「君子處於他人之前則為他人開路、引導他人，處於他人之後則奉承而輔助他人。小人則反是，處於他人之前則禁敵他人的前進，處於他人之後則憎毀他人。」⁴⁶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佚書 九主 353 行「干主之不明，虐下蔽上」，整理者注：「虐，當是 虐、吾聲之字。虐字與御、遁二字音近相通，在此處似當解釋為壓制。《史記·范睢傳》：『嫉賢妒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鶡冠子·近迭》：『遁〔引者按：此字原作「吾」，當為誤植〕下蔽上，使事兩乖。』」⁴⁷ 這是 「吾」聲之字表示「禁禦」、「壓制」義的例子。「小人先人則陵御之」，意即小人如有才能、位於人先，便會欺侮、壓制排擠（在其下的）人（《舊唐書·宇文韋楊王傳》：「史臣曰：……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引者按：指宇文融等負勢聚斂的奸臣〕，他人即可知也。」凌擯，義與「陵御」近）。「陵御」的「陵」和「暴毀」

46 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文物》2003 年第 5 期，頁 58。



47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頁 29、31。又承鄔可晶兄告，《鶡冠子》裡還有類似的話，凌襄：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文物》1974 年 11 期，頁 22）已引 天則 篇「下之所遁，上之可蔽」等，亦可參。

的「暴」對文，與古書「陵」「暴」經常連用、互訓的情況正相合，用以形容小人的行事風格，顯然也是妥當的。

武陵王戈和包山簡 155 號「陵」字所以及從政很可能應釋「麥」之字，大概都是較早出現的一種「麥」的變形，因為極易與其他字形混同，⁴⁸ 所以後來使用得並不廣泛。

最後談一談「𦉰」旁所與「麥」的混同問題。「𦉰」字在甲骨文中「人」和不「人」的繁簡兩體，不「人」的𦉰（《合集》26899）形，陳劍先生說象「手執扑杖擊打某類植物之形」⁴⁹〔引者按：這類寫法的「𦉰」，植物之形下實多「夂」，與「來」字分化出「麥」類似〕，不知道是不是《說文》訓「剥」、「劃」的「𦉰」的初文。古文字學者一般認為，加「人」形的「𦉰」「人負來（麥之初文）」，「『來』也兼有聲符的功能」⁵⁰，這種寫法的「𦉰」是西周金文以下「𦉰」字的直接來源。戰國文字中有如下幾個「𦉰」聲之字：⁵¹

𦉰：  包山簡 28 號  徐釐尹晉鼎

𦉰： 望山簡 2 號  望山簡 6 號（摹本） 望山簡 8 號

48 信陽長臺關一號墓竹簡 28 號「一𦉰」，「一」下之字李零先生疑為「填」，參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二）：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關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頁 156，圖版頁 86；包山楚墓 1 號木牘「秋之𦉰」，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下冊圖版 211。此字白於藍先生釋為「經」之異體，從辭例看似可信，參看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 [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34，二字（或其所從）可能與從政之字無關，然亦無法斷定。關於這些外形近似字形卻又不一定都有關係的文字的討論，又可參看蘇建洲：《楚居》簡 9「臺」字及相關諸字考釋，《楚文字論集》，頁 335-341。

49 陳劍：試說甲骨文的「殺」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頁 11。

50 參看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48。但從甲骨文看，「𦉰」字所從本與「來」有比較明顯的區別，它應該是跟「來」音義皆近的一個字。《說文》以「𦉰」從「未」聲，當非。

51 周波：試說徐器銘文中的官名「賁尹」認為這些字形所為「來」（頁 93-100）。

劉洪濤先生指出，這些字形的「來」字頭下皆有「人」形，應直接釋為「𡗗」聲，春秋徐釐尹晉鼎之字，則是「𡗗」省「支」為聲，故可讀為「釐尹」之「釐」。⁵² 其說可從。這些「𡗗」旁所「人」形，與曾侯乙墓竹簡寫作𡗗(158號摹本)的「釐」字⁵³方向相反(這兩種方向在甲骨文中是都存在的⁵⁴)。這類「𡗗」旁去除掉「支」的部分(即徐釐尹晉鼎之字的聲旁)，從字形外觀上講，非常接近於前引葛陵楚簡「陵」所「𡗗」(比較徐器之字所「𡗗」與葛陵簡零200、323之例)，這是不同來源的字形在戰國文字裡的混同現象。巧合處在於，「𡗗(釐)」、「𡗗」音近(「𡗗」一般以為「來」聲，「來」、「陵」聲音關係已見前文，我們雖然不主張「陵」「來」聲，但畢竟兩字音近⁵⁵)，二者的混同，完全可能造成當時不明字形來源的人把字形看成「𡗗」聲的現象。阜陽漢簡《春秋事語》第二十五章殘簡所記為晉重耳過曹，曹君無禮，其中兩見人名「凌負羅」，韓自強先生指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國語·晉語四》作「僖負羈」，《韓非子·十過》、《史記·曹世家》作「釐負羈」。⁵⁶ 如果我們注意到「釐」字去掉「支」的部分在東周文字中有跟「𡗗」形混同的現象，對「釐(僖)」字在漢初文本中有「凌」的異讀也許就會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了。

52 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的重要性》，頁143。

53 參看李守奎：《楚文字編》，頁390。

54 參看李宗焜：《甲骨文字編》，頁358-359。




55 一位審稿專家指出，《詩經·鄭風·女曰雞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來」、「贈」為韻，說明「來」字古可讀入蒸部。無論「來」字上古是否可讀入蒸部，它與「𡗗」讀音相近是無疑的。

56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題、《春秋事語》章題及相關竹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77、204。

Notes on Chu Paleography

GUO Yongbing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cavated Text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The character 菱 and the characters with 菱 as a phonetic element used in Chu were long mistakenly believed to be derived from the character 來. That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菱 is not the character 來 can be confirmed from the variants of 陵 on the bamboo strips unearthed at Geling and the newly published ones titled “Xi’nian”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Actually, the characters used in Chu that resemble the character found on the “E jun Qi jie” 鄂君啟節 inscription are a simplified form of  on a 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 The character 菱 used in Qin and Qi all derive from this original form. The form of the character 菱 used in Chu to a large extent indicates the age it belongs to, so for instance the form of 陵 in “Xi’nian” indicates that it was written at a relatively early period. The character  on the bamboo strip text “Rongchengshi,” owned by the Shanghai Museum, was mistakenly interpreted as 速 before, as a result of a confusion between 菱 and 來. The character  on bamboo slips “Congzheng”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菱 based on some special variants of 陵 on King Wuling’s Dagger and the bamboo strips unearthed in Baoshan.

Key words: Warring States paleography, *ling* 菱, *ling* 陵, “Rongchengshi,” “Congzheng,” “Xi’nian”

